

此書必有姦味

庚辰

偵探小說

# 三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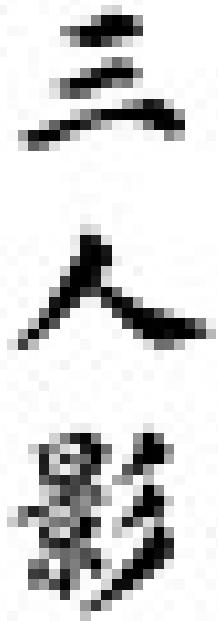
說部叢書

第十九初十集三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之三

詩賦子韻



書畫年譜  
卷之三  
十九

詩賦子韻

戊申年正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三 人 影 一 冊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原著者 美國樂林司朗治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北京 濟南 保定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天津

分售處 安慶 長沙 桂林 漢口 南昌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上海棋盤街中市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兩幅

## 坤輿東西兩半球圖

精裱

甲種

舊譯之東西兩半球

掛軸  
布裱

五角  
三元

乙種

掛軸  
布裱

五角  
三元

丙種

彩套  
摺疊

二分  
一角  
一元

學校書齋壁上均宜

清朗鏤印俱精每幅

四尺見方各洲各國

悉以顏色分別懸之

音悉遵前清京師大學堂審定之名字跡

出各圖放大摹繪譯

圖非屬陳舊卽嫌疏略本館遵據歐美新

一幅

## 坤輿方圖

精裱

甲種

掛軸  
布裱

五角  
二元

乙種

掛軸  
布裱

二元

丙種

彩套  
摺疊

八角

紙質堅厚足以耐久  
幅約廣六尺高四尺  
西兩半球圖媲美全

此其彫鏤之精緻  
著色之鮮明足與東  
理之聯絡本館依據

閱半球圓圖即可以  
知地球之真形閱全  
球平方圖可以知地

# 三一人影

## 第一章

一輪旭日照射禮拜堂頂銅鉦炫目灼灼逼人時則陽曆九月朔日然在芝加哥地方猶如七月杪八月初天氣正午以前凡行經梅的生街者無不揮汗如雨稱熱不置時值晨鐘十下路上行人絕稀一偉丈夫徐步自克拉街來時時回目矚經過人家窓牖面色黧黑睛烏髮黃髮直而整狀若合衆國北部人然自芝加哥土人視之則謂其衣長大絕似英製決非此間縫紉者所爲當其過市時東西顧盼轉首不少息若到眼之物皆未曾見者既而入提彭街貨車塞途報童紙版報者數輩植立路側彼亦不顧但癡立報館門外視壁上畫紙意甚自得繼乃緩步入倚牆而立館中諸事忙碌住來人影如織男女雜遝各持信札奔走其間凡求食逐利之徒莫不來此待價而沽執事者受諸人信稿以授書記書記簽寫一二字落筆甚疾亦其習慣使然僅及半凝視良久茫然若失已而睹一少婦倉皇自外入忽驚悟旋又見三少年

尾。其後其一忽足熟視偉丈夫良久遽前與握手意至殷勤少年歡呼曰洛勃名章式林姓君自何處來胡久不見邇來君居何所章曰余二人關別有日矣今日何幸與子邂逅姑勿問余所居但從余往可耳少年含笑曰君言是余可勿詢今且從君遊又何問焉章曰甚善余往來市中已逾兩小時之久渴極思飲天熱不可耐請至陰涼處少息少年脫帽以巾拭額上汗手指纖纖膚理潔白宛如處女轉身向偕來二少年意欲有所言其一方手信一束自書記處返曰伯斯德君此均婦女來往信札余輩其細心檢視之伯不之答惟顧章指一人曰此爲夏的弗君彼爲福特姆君諸人相見畢章謂伯曰子有友在余不便強子作伴如不我遐棄請枉顧德來蒙客店言已欲去伯急止之曰吾二人相逢不易詎可遽別將與君一傾衷曲夏君我之故人必不以此見怪君何去爲夏隨聲應曰然今晨炎熱步行日中殊令人不堪況余未朝食焉可枵腹從事君姑自去惟今晚須至城北以赴羅斯文之約伯猶豫曰余與章君闊別三載渴想方殷今者天假之緣班荆道故勢不能舍之而他往今

夕之約。恐難往踐。區區下懷。當爲諸君所共諒。夏答曰。今夕之會。衆女郎咸集。誰不以一擴眼界爲快。君坐失此機會。未免可惜耳。伯魯肩微笑曰。此事屬之君矣。言畢。脫帽向夏福二人作別。轉身曳章曰。茲將何往。章曰。但求一可避暑解渴之處。斯足矣。曰。然則往公園乎。園中林深蔭密。空氣清潔。且當此夏日。士女往往聯袂偕遊。消此永晝。君如欲訪故舊。亦以遊園爲佳。曰。否。余固無故人可訪。卽有其人。亦不欲以遊園遇之。余渴極。且就近處稍憩。伯笑曰。鐵復立園距此不遠。君去此。纔幾年。今乃如入異國耶。曰。此數年來。余徧遊歐洲大陸。城郭宮室觸目皆新。一旦重遊故邑。反覺景物都非。如入希臘羅馬之故都。卽余亦不自知其何意。惟問足下。何時掛冠去紐約警察總署。而來此芝加哥城。又幾何時矣。伯驚視章面曰。余辭職去警署。君何以知之。曰。君謂余至紐約後。未入警署耶。君之同寮豈能不以君事告余耶。曰。吾明告子。與子別後。數臨險地。頭顱觸破。腰脅中彈。瀕死者屢矣。今而獲保首領。亦不幸中之幸。竊計紐約非安居之所。是以決意辭警署職。十八月前奉命來此查辦一案。

凡三閱月而案破。呈狀報命後。余卽留居於此。不復事事。日與此夏福諸君相往還。聊爲娛樂耳。言次。已行抵鐵復立園。遂並肩而入。章就一椅踞坐。舉目四顧。屈指擊桌曰。此乃德國園圃也。伯曰。此間酒殼俱備。任君擇之。章斜睨一室。問伯曰。彼衆女郎。亦常來是遊玩乎。伯點首應曰。然。此輩粉白黛綠。共鬪新妝。而貌之妍媸。則不可以一概論。章忽正色曰。酒至矣。勿戀視此輩。遂舉杯而飲。飲畢。擲杯復迴指座後諸女伴。謂伯曰。人情鬼蜮最難皮相。且此輩不與吾事相涉。何必苦勞心計品評。其優劣耶。伯曰。子非亦好色者耶。胡亦作如是談。章仰笑曰。予生平固未能超出色界。顧予於女色。恆別有會心。而不與衆人同其愛惡也。伯曰。其然耶。章曰。然。予於女色好之。如故。且仍酷愛之。惟近來於品評面貌。一端已別創一理想。而汝於相人之法度。尙遵守昔日之成例。然乎否耶。伯曰。然。余則仍如故也。章曰。汝昔日觀人之法。亦頗銳利。母怪所評輒中。伯曰。謝汝譽吾。吾敢以還譽汝。章曰。依子相術。貴友之貌何如。伯曰。汝意何指。殆謂頃所遇之夏福二人耶。章頷之。伯曰。吾用吾術以覩路人。辨其

淑。愚。察。其。真。僞。以。決。吾。行。事。之。方。向。彼。二。人。者。晨。夕。與。俱。其。性。情。心。術。習。之。久。矣。子。  
與。若。輩。相。逢。始。自。今。日。以。君。之。能。彼。二。人。性。質。或。已。略。見。其。一。二。盍。以。相。告。章。仰。思。  
久。已。而。曰。福。黠。而。傲。夏。則。懶。拙。苟。非。足。下。當。以。濫。交。見。責。伯。筭。爾。笑。曰。子。真。吾。同。志。  
吾。評。二。人。亦。若。是。也。夏。乃。貴。族。後。裔。父。早。亡。母。孀。居。歲。入。至。鉅。所。居。甚。壯。麗。此。間。女。  
士。多。有。豔。其。富。而。與。之。遊。者。性。好。飲。有。樗。蒱。之。癖。一。擲。巨。萬。終。夕。不。倦。昨。夜。博。而。負。  
所。失。逾。二。千。彼。嬉。笑。自。如。略。不。介。意。福。善。滑。稽。亦。精。於。博。與。夏。交。甚。密。至。其。歷。史。余。  
不。能。詳。述。矣。曰。行。矣。姑。勿。論。是。伯。呼。僕。入。付。酒。值。畢。隨。章。出。逕。往。德。來。蒙。客。店。

按。章。式。林。伯。斯。德。紐。約。二。偵。探。也。頗。著。名。伯。總。角。時。聰。慧。異。常。爲。偵。探。長。所。器。留。  
署。差。遣。年。十。四。卽。學。爲。偵。探。與。章。交。最。篤。當。是。時。章。年。二十。有。四。探。事。敏。捷。爲。紐。  
約。官。署。所。倚。賴。後。三。年。二。人。奉。命。至。芝。加。哥。查。一。疑。案。既。成。而。歸。復。同。赴。高。壘。辦。  
案。後。二。年。往。來。於。紐。約。太。平。洋。兩。岸。之。間。已。而。章。應。召。赴。歐。洲。遂。與。伯。別。

## 第二章

旣入室。章拍伯肩曰。坐。今請與子論相術。言次。就軟椅而臥。先致殷勤曰。別後曾未通問。知我者必不罪我。伯兩手據椅背。注目視章。曰。余聞人言足下報告警署。暫留法國歸期未定。今忽來此。令人驚詫。得無又有所蹤跡耶。曰。子母躁其安。坐於此。否且折椅背而顧矣。余明告子。四日前。余曾一抵紐約。今晨至此。特爲獵子而來耳。曰。子之能力。於此益驗。不然。烏能獵余而中顧。余則以見子爲幸耳。曰。久不至芝加哥。幾莫辨路途之東西。乃欲以獵子自命。是猶蒙面而行不蹤。不已庸有濟乎。前言特戲子耳。然則別後君何所事。請爲余述其梗概。曰。紐約警署事務繁瑣。余每思他去。別建事業。且生平志在遠遊。竊以未能遍歷歐洲爲憾。事已而警察長命余束裝出洋。查辦某海口一案。余大喜。以爲從此可酬夙願。顧余終以承緝此案。不得時。留司各脫警署。與彼都名士研究偵探事業。則又甚快。快。自今以往。余必隨處察訪。如福拉史其人者。決不令交臂失之。曰。唯。曰。余舊有此念。故嘗往訪之。伯驚起問曰。然則福拉史者。子固已熟識之矣。曰。未也。伯倒身而歎。喃喃低語曰。英人勇敢。有爲者。

恨余未之前聞彼福拉史者非英人乎余急欲一識其生平胡乃不果章微笑曰子母恨恨余未見福君自有厥故蓋彼不在倫敦亦不在英境至其所往無人知之彼所辦之案既與公家無涉故自彼去後警署中亦未一獲其報告於今蓋三年矣試問足下余何從而得其消息更何緣而與之相見耶且余自承辦前案以來每以紐約名探自詡詎肯求助於英人喪我邦之名譽比余報告事成時倫敦城中忽又發見一非常之奇案都市皇恐警察無所措手風聲傳布速於聲浪電光子豈未之聞耶斯案爲一猶太之老人姓司克活其妻曰衣里司年甚幼謀斃其夫并殺其夫之妹曰然余憶之矣英后方懸重賞求破案也今茲罪人已得否曰未也余爲彼婦故游英法之都踏德意之境宿高息加之野登希臘之故城跋涉三年終無所獲老人家甚富爲猶太巨族被害後猶太人誓必得婦而甘心有能生致之者願出酬金等於英后在英之偵探本推福拉史爲巨擘奈其人一去不返至今猶香如黃鶴衆乃以此案授余辦理一切費用均出自猶太人案破余當受酬金二千鎊英后及猶太

人各酬金一千鎊。余方欲縱遊各國。因應其請。比年以來。身作東西南北客。任意遨遊。棲止無常處。殆真如傳教之猶太人矣。曰。所辦事如何矣。曰。猶亂繩之結而莫解也。狡哉此豸。余不能弋其蹤跡。奈何。曰。尙無端緒之可尋耶。曰。無。曰。敢問足下何從著手。曰。著手處絕奇。余僅有。一目在曰。子何謂章急。探手於懷。曰。彼婦人去後。毫無遺跡。其相貌與行爲。概不甚了了。惟得一目。一畫成之。目言次出紙一封。授伯手中。展視之。則中有布一角。上畫一人。目知爲畫圖。殘幅頭角。猶隱約可辨。伯大驚。握布凝視。章曰。思之。彼婦年方十九。能手刃其夫。殘忍已極。且犯事後。不汲汲謀遁走。尙能從容料理。預杜後患。毀其小像。以滅案中之眞跡。此種神奸巨猾。乃出自巾幘中人。誠余所不解。無已。請與子評論此。自伯曰。以此爲餌。我恐其終不獲魚也。蓋據圖而觀。目睛之眞色。黑歟。抑灰色歟。子不能辨也。章曰。子言固然。此圖中之目色。無人得而辨之。伯曰。此目形甚美。非才思出衆。膽識兼備之婦人。不能具此目。子意云何。速爲余述其顛末。曰。凡余所知。不過略得其大概。彼婦身軀瘦小。儀容秀麗。目

黑色膚亦微黑。齒牙皓潔。髮烏而不拳曲。頰類印度人種。至其性質。則人皆莫能道。其詳。有謂彼居常無笑容者。有謂彼終日無戚容者。羣言水火莫衷一是。余姑擇其要而述之。婦性好修飾。每出必盛妝豔服。炫耀人目。語音嬌細。度曲時如畫眉鳴行。輒搖其首。自殺其夫後。盡懷其珍物以去。曰。盡取珍物去乎。曰。然。老人素好奇家藏。珍異無算。雖有守錢虧之名。然亦時時施借於人。奇珍至寶。在所不吝。至老者屍發見時。婦遁去已一日矣。曰。婦既毀滅其肖像。而所遺之殘幅碎紙。豈僅存此一目乎。曰。除此目外。皆已粉碎不堪湊合。將焉用之。曰。然則君挾一目以遊四方者。殆欲從此以得真消息耶。曰。誠如子言。曰。君胡復歸美。曰。天下事安可逆料。失之於彼者。或得之於此。曰。君將謂此婦遁跡美洲耶。曰。如子言。曰。婦何國人。曰。蔑有知之者。以彼能操英法二國語。故曰。遁跡吾國。必有所事。以君之意。將徧求黑眸搖首之人而察之。耶。章起立曰。余不若是也。子意云何。曰。余審此目有一特異處。誌之於心。他日或能遇其人於塗。曰。子已有所得耶。必與余意相合。從此著手。彼妹雖狡。或不至歎弋。

人之何算矣。盍試言之。以觀與余意果相合否。伯毅然答曰。眉直而睫甚長。非其儕異處乎。君姑謹藏此目。苟有用之之處。行將取之於君。是日也。章伯一人作盡日遊。夜復偕往觀劇。幾置此案於度外。旣而章去。伯獨歸。枯坐無聊冥思。此案覽彼目之情態。曾與眼簾相接似從何處見之。惟百計思維。究不知屬之誰。何已乃起而散步。念及今夕城北之宴會舞袖歌喉。名姝畢集。必有大可觀者。思極轉恨故人之笑。如其來致不能躬逢其盛。孤負良宵。復恐開罪於羅斯文諸人。種種懊悔之狀。可想像而不可言傳。

### 第三章

當章伯二人園飲時。一火車滿載飛馳。直入密齊根中央線而來。已而汽笛嗚嗚。機聲漸緩。輪影蠕蠕動若進若縮。頃刻間人聲如沸。或上或下。咸歡呼曰。已至密齊根車站矣。俄而士女紛紛揮巾脫帽。笑語並作。歡迎相識之聲不絕於耳。旅貨行囊堆積如山。搬運者塞途肩摩轂擊。倉皇四顧。幾不知物之誰屬。當萬頭攢動之際。一女。

郎曳長裙冉冉自火車下儀容秀美衣服麗都戴潔白之草笠緣以黑帶垂一角半遮其目飾以駝鳥之羽髮蓬蓬然望若金絲垂髫覆額迎風作浪神情欲仙兩睛圓活如珠眉細而直睫長而黑手提小革囊行且止蹕其後者怪其不行目怒之已而隨衆行但遇婦女彼必急急流盼視惟不顧男子至婦女休息室前門方洞啓卽步入左右顧盼移時忽又轉身出似有所尋而不獲者時又有一藍衫之女子全息而入急捉女郎腕呼曰李娜拉爾真來耶余喜甚顧司橋者已拽橋起余幾不能渡曰果然否曰然余呼舟而渡也曰開脫余愚甚爾思之余非初次入城者乎藍衫之女郎笑曰余何嘗不思及此否則今且不來矣至爾之境況不必問而知其不佳曰開脫余於子亦云然又曰余來時不見子在狀乃至狼狽不啻失羣之羊曰余今在此矣蠱爾村婢行李何在速授余命人將之去然後與爾僵車而歸耳曰甚善余生平未乘此駿馬高車今且試之曰何故曰余生長村中居民鮮少余家之蹇驃車已屬村中罕有之物烏得有此又村距鐵軌遠火車經過時聞其聲而不見其影今日始

至城中眼界乃大闊。曰：然則爾不耐久隱矣。娜拉吾言是否。女郎目露笑顏回首他顧。不欲令彼見己目。既而止笑答曰：開脫及今而思。覺此身子然獨立於天地之間。吾亦不自知其作何結局。將從此零丁孤苦。蒙面偷生。效游方逐食之猶太遺民耶。語已復笑忽歛容正色曰：余誓之。苟欲遁跡山林者。彼處亦豈可久居。開脫漫應曰。余所識諸女友性格絕不似爾之奇特。時二女郎均入貨室。開脫方與挑夫議價。李娜拉則癡立門際。注視來克街車轂擊人肩摩際此喧譁繁劇之場。而李娜拉顧悄然獨思。發遺世絕俗之想。夫亦其機之動於不自覺者耶。是夜九旬鐘。夏的弗赴城北羅斯文家。旣及門。按鈴。婢不待主命而納客。

按羅斯文爲人好書籍。家藏不下萬餘卷。歲所入可二千鎊。與之同居者一妻及一妻妹。其妻貌殊狡好。性佻蕩。好宴游。日以飲博爲事。是夕之會有二故。一則歡迎娜拉。因娜拉與羅夫人之妹開脫交好甚篤。且同在一校肄業。一則此日爲夫人之生辰。顧平日無事。亦車馬盈門。高朋滿座。室中自樂器以至賭具。靡不備。聽

人各擇所好焉。

夏旣入。笑語滿堂。諸客畢集。有奏琴唱和者。有作葉子戲者。有啜茗舌戰者。羅夫人方與諸客圍坐一桌。凝目構思。設法作樂。娜拉則與一少年對奕。夫人瞥見夏離席出迎。開脫亦釋琴。共敍寒暄。夏就琴側。與諸客雜語。舉目細審。諸女郎尤注意於李娜拉。旣而斜倚琴几。意漸懶不應諸客語。開脫趨前曰。癡兒。余識爾心矣。彼余友也。因以手曳夏臂曰。來。余爲爾介紹。夏急止之曰。勿爾。彼奕興方酣。驟進余於彼。其心必不專。在余且……曰。何爲。夏微笑。引開脫至窗前。細語曰。坐吾且與子語。今夕在座諸女郎吾多不識者。子明告我。與子共評論之。開脫笑曰。評論自誰始。夏亦笑曰。自子友始。曰。李娜拉爲吾愛友。君不之知耶。曰。彼何人。斯子盍語我。曰。李娜拉吾愛友。亦已告子矣。彼與吾爲同學。曰。此外無他語乎。開脫慍曰。彼爲世間最美麗最勇智。最可愛之女郎。夏揚眉曰。誠哉子言。但余觀其外而未審其中。曰。余許其慈善而嘉其勇敢。子見彼後。當默審其性之不愚。在校時常與人言自治。見義勇爲。不畏强。